魏書/卷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逸士第七十八

魏書卷九十一[1]
列傳術藝第七十九
作者：魏收　北齊

列傳列女第八十

晁崇　張淵　殷紹　王早　耿玄　劉靈助　江式　周澹　李脩　徐謇　王顯　崔彧　蔣少游[2]

蓋小道必有可觀，況往聖標曆數之術，先王垂卜筮之典，論察有法，占候相傳，觸類長之，其流遂廣。工藝紛綸，理非抑止，今列於篇，亦所以廣聞見也。

晁崇

晁崇，字子業，遼東襄平人也。家世史官。崇善天文術數，知名於時。為慕容垂太史郎。從慕容寶敗於參合，獲崇，後乃赦之。太祖愛其伎術，甚見親待。從平中原，拜太史令，詔崇造渾儀，歷象日月星辰。遷中書侍郎，令如故。天興五年，月暈，左角蝕將盡，崇奏曰：「占為角蟲將死。」時太祖既克姚平於柴壁，以崇言之徵，遂命諸軍焚車而反。牛果大疫，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，自餘首尾相繼。是歲，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，麋鹿亦多死。

崇弟懿，明辯而才不及崇也。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，為黃門侍郎，兄弟並顯。懿好矜容儀，被服僭度，言音類太祖。左右每聞其聲，莫不驚竦。太祖知而惡之。後其家奴告崇

與懿叛，又與□臣王次多潛通，招引姚興，太祖銜之。及興寇平陽，車駕擊破之。太祖以奴言為實，還次晉陽，執崇兄弟並賜死。

崇兄子暉。太祖時給事諸曹，稍遷給事中，賜爵長平侯。征虜將軍、濟州刺史，假寧東將軍、潁川公。劉駿鎮東平郡，徙戍近境，暉上表求擊之，高宗不許。暉乃為書以大義責之。卒。

子林，襲爵。林卒，子清擊。事在節義傳。

暉從弟繼，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、給事中、中堅將軍，賜爵襄平子。除魏郡太守。卒。

子世宗，襲爵。卒，子元和襲。卒。

張淵

張淵，不知何許人。明占候，曉內外星分。自云嘗事苻堅，堅欲南征司馬昌明，淵勸不行，堅不從，果敗。又仕姚興父子，為靈臺令。姚泓滅，入赫連昌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。世祖平統萬，淵與辯俱見獲。世祖以淵為太史令，數見訪問。神䴥二年，世祖將討蠕蠕，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，語在浩傳。淵專守常占，而不能鉤深致遠，故不及浩。後為驃騎軍謀祭酒，嘗著觀象賦曰：

易曰：天垂象見吉凶，聖人則之。又曰：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」然則三極雖殊，妙本同一；顯昧雖遐，契齊影響。尋其應感之符，測乎冥通之數，天人之際，可見明矣。夫機象冥緬，至理幽玄，豈伊管智所能究暢。然歌咏之來，偶同風人，目閱群宿，能不歌吟？是時也，歲次析木之津，日在翼星之分，閶闔晨鼓而蕭瑟，流火夕暯以摧頹，游氣眇其高搴，辰宿煥焉華布。覩時逝懷川上之感，步秋林同宋生之戚，歎巨艱之未終，抱殷憂而不寐，遂彷徨於窮谷之裏，杖策陟神巖之側。乃仰觀太虛，縱目遠覽，吟嘯之頃，懍然增懷。不覽至理，拔自近情。常韻發於宵夜，不任咏歌之末，遂援管而為賦。其辭曰：

陟秀峰以遐眺，望靈象於九霄。〈陟，昇。遐，遠。九霄，九天也。〉覩紫宮之環周，嘉帝坐之獨標。〈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，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，天帝位尊，故言獨標也。〉瞻華蓋之蔭藹，何虛中之迢迢。〈華蓋七星，杠九星，合十六星，在大帝上。

迢迢，高遠之貌。〉觀閣道之穹隆，想靈駕之電飄。〈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，天帝之所乘躡，靈駕之所由從。電飄，疾也。〉爾乃縱目遠覽，傍極四維，北鑒機衡，南覩太微，〈四維，四方之維。機衡，謂北斗星。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。〉三台皦皦以雙列，皇座冏冏以垂暉，〈三台凡六星，兩兩而居，起文昌，極太微。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。皦皦、冏冏，皆星光明之貌也。〉虎賁執銳於前階，常陳屯聚於後闈。〈三台謂之太階，虎賁一星在下台南，故言前階。常陳七星，如畢狀，在皇座北，皆宿衛天帝前後，備非常。闈門，宮中之門也。〉遂回情旋首，次目文昌，〈文昌七星，在北斗魁前，別一宮之名，皆相位次也。〉仰見造父，爰及王良。〈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。造父，周穆王御，死，精上為星。王良五星在奎北。王良者，晉大夫，善御，九方堙之子。良一名郵無正，為趙簡子御。死，精託於星，為天帝之馭官。〉傅說登天而乘尾，奚仲託精於津陽。〈傅說一星在尾後。傅說，殷時隱於巖中，殷王武丁夢得賢人，圖畫其象，求而得之，即立為相。死，精上為星。乘尾，在龍馴之間。奚仲四星在天津北，近河傍。太古時造車輿者，死而精上為星。水北曰陽，在河北，故曰津陽也。〉織女朗列於河湄，牽牛煥然而舒光。〈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，牽牛六星在河鼓南。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。〉五車亭柱於畢陰，兩河俠井而相望。〈五車三柱，都十四星，在畢東北。在宿北，故謂之陰。兩河，南河、北河。六星俠東井，東西遙相對，故曰相望也。〉灼灼羣位，落落幽紀，設官分職，罔不悉置。〈灼灼、落落，皆星光明希疏之貌。羣位，謂天設三公九卿之官，皇后嬪御之位。分，謂分其所司，而各有所典。罔，無。悉，盡。言無不盡備，官職亦有之也。〉儲貳副天，庭延三吏。〈儲貳，謂太子一星，在帝座北。三吏，三公星，在太微宮中也。〉論道納言，各有攸司。〈論道，謂三公坐而論道。納言，謂尚書獻可替否。〉將相次序以衛守，九卿珠連而內侍。〈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、上相、次將、次相之位。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，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。〉天街分中外之境，四七列九土之異。〈天街二星，昴畢間，近月星，陰陽之所分，中國之境界。天街以西屬外國，旄頭氈褐，引弓之民皆屬焉。天街以東屬中國，縉紳之士，冠帶之倫皆屬焉。四七二十八宿，角、亢，鄭國兗州；氐、房、心，陳國豫州；尾、箕，燕國幽州；斗、牛，吳國揚州；女、虛、危，齊國青州；營室、東壁，衛國并州；奎、婁，魯國徐州；胃、昴、畢，趙國冀州；觜、參，魏國益州；井、鬼，秦國雍州；柳星、張，周國洛陽、三河；翼、軫，楚國荊州。天有十二次，日月之所經歷；地有十二州，王侯之所國。方土所出之物，各有殊異不同者。〉左則天紀槍棓，攝提大角，二咸防奢，七公理獄。〈天紀九星在貫索東，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，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。攝提六星俠大角，大角一星在攝提間。二咸：東咸四星在房東北，西咸四星在房西北，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。七公，七星在招搖東，接近貫索。貫索為天獄。刑獄失中，則七公評議，理其冤枉。〉庫樓炯炯以灼明，騎官騰驤而奮足。〈庫樓十星在大角南。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。騎官典乘，故

曰騰驤也。〉天市建肆於房心，帝座　　落而電燭。〈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，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。〉於前則老人、天社，清廟所居。〈老人一星在弧南，常以春秋分候之。天社六星亦在弧南。清廟十四星在張南。〉明堂配帝，靈臺考符。〈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，靈臺三星在明堂西。〉丈人極陽而慌忽，子孫嘈嘈於參嵎。〈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。星在南方，故稱極陽。慌忽，謂星細小，遠邈難見。老子曰：「忽兮慌兮，其中有象；慌兮忽兮，其中有物。」子二星，在丈人東。嘈，小貌。孫二星，在子東。詩云：「嘈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」此之謂乎？〉天狗接狼以吠守，野鷄伺晨於參墟。〈天狗七星在狼北，野鷄一星在參東南。天市中街主警怖，故曰吠守。鷄能候時，故曰伺晨。〉右則少微、軒轅，皇后之位，嬪御相次，尊卑有秩。〈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，北列白衣處士之位。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，有皇后嬪御之位，尊卑相次，皆秩序之也。〉御宮典儀，女史執筆。〈御宮四星在鈎陳左傍，此星主典司禮儀、威容步趨之事。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。女史記識晝夜昏明，節漏省時，在勾陳右傍。〉內平秉禮以伺邪，天牢禁愆而察失。〈內平四星在中宮南，有邪媚之事，以禮正之。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，有過失則懲其愆也。〉於後則有車府、傳舍，匏瓜、天津，〈車府七星在天津東，傳舍五星在華蓋上，匏瓜五星在麗珠北，天津九星在匏瓜北。〉扶匡照曜，麗珠珮珍。〈扶匡七星在天津東，麗珠五星在須女北。麗桂、衣珠、珮珍，后夫人之盛飾。其星主皇后之服也。〉人星麗玄以閑逸，哭泣連屬而趨墳。〈人星五星在車府南。麗，附。玄，天，言人星近於閑逸。易曰：「日月星辰麗於天。」石氏經曰：「人星優游，人乃安寧。」哭二星在虛南，泣三星在哭東。墳墓四星在危南。哭、泣星行列趣向墳墓，故曰連屬。〉河鼓震雷以　　磕，騰蛇蟠縈而輪菌。〈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，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。易曰：「鼓之以雷霆。」此之謂也。此星主聲音，故曰　　磕。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，形狀似蛇，故曰輪菌。〉於是周章高眄，還旋辰極。〈辰極，北極。〉既覿鈎陳中禁，復覩天帝休息。〈鈎陳六星在紫宮中，天皇大帝之所居。諸宮別館及天牀星，皆是休息寢臥而游也。〉漸臺可昇，離宮可即。〈漸臺、離宮皆天宮臺之名。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。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。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，或就離宮而游。即，就也，禮記曰「即宮于宗周」也。〉酒旗建醇醪之旌，女牀列窈窕之色。〈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，天設置酒官為飲燕之事，故建牙旗為標。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，奉侍天王之女。侍衞天王，必有關雎窈窕之美，無妬忌之心，乃可侍衞天王左右，故言列窈窕之色也。〉輦道屈曲以微煥，附路立于雲閣之側。〈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，屈曲而細小，故言微煥也。附路一星在閣道傍，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。豫防敗傷，故言立於雲閣之側。〉其列星之表，五車之間，乃有咸池、鴻沼、玉井、天淵、建樹、百果、竹林在焉。〈列宿之外謂之表。咸池三星在天潢東，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，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，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，建樹、百果星在胃南，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。〉江河炳著於上穹，素氣霏霏其帶

天。〈江，天江星。天江四星在尾北，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。素氣者，天河白氣。素，白。霏霏然，帶著於天也。〉神龜曜甲於清泠，龍魚擒光以暎連。〈神龜，龜星也，有五星在尾南。龜知來事，故稱神。在河中，故言清泠。魚龍，謂魚一星，在尾後河中。尾為龍宿，故言龍魚。此星在河中，以魚星之映，水有光曜也。〉又有南門、鼓吹，器府之官，奏彼絲竹，為帝娛歡。〈南門、鼓吹二星在庫樓南，翼西南。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。器府典掌絲竹之事，以娛樂天帝也。〉熊、羆綿絡於天際，虎、豹儻煜而暉爛。〈虎、豹、熊、羆四星在狼星傍。〉弧精引弓以持滿，狼星搖動於霄端。〈狼一星在參東南，弧九星在狼東南。星傳云：「天下兵起，則弧弓張天。」〉其外則有燕、秦、齊、趙，列國之名。〈外，謂列宿之外，復有諸國之名。齊一星在九坎東，趙二星在齊北，鄭一星在趙北，越一星在鄭北，周二星在越東，秦二星在周東，代二星在秦南，晉一星在代南，韓一星在晉西，魏一星在韓北，楚一星在韓西，燕一星在楚南。諸列國之名，凡有十二星也。〉雷電霹靂，雨落雲征。〈征，行也。雷電六星在營室南，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，雲雨四星在霹靂南。〉陳車策駕於氐南，天駟騁步於太清。〈陳車三星在氐南。房星一名天駟。〉園苑周回以曲列，倉廩區別而殊形。〈天園十四星在苑南，天苑十六星在昴、畢南，天倉六星在婁南，天廩四星在昴南，言形象殊別不同也。〉內則尚書、大理、太一、天一之宮，〈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。大理二星在紫微宮中。太一、天一各一星，相近，在紫宮門南。〉柱下著術，傳示無窮。〈柱下史一星，在北極東。〉六甲候大帝之所須，內厨進御膳於皇躬。〈六甲在華蓋下，內廚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。〉天船橫漢以普濟，積水候災于其中。〈天船九星在大陵北，積水一星在天船中。〉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，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。〈陰德二星在尚書西，四輔四星俠北極。播，布。洪，大。玄，天也。陰德之官必有陽報。夫陰施陽報，自然之常數；貧窮困死，生民之極艱。以至困乏□死，遭陰德之終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，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。斯乃冥中之理，大象豈虛構其曜哉？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，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，故言闡玄風也。〉恢恢太虛，寥寥帝庭。〈恢恢、寥寥，皆廣大清虛之貌。老子曰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」帝謂太微宮也。〉五座並設，爰集神靈。〈五座，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。黃帝靈威仰位東方，[3]赤帝赤熛怒位南方，白帝白招矩位西方，黑帝汁光紀位北方，黃帝含樞紐位中央。五帝各異，並集諸神之宮，與之謀國事。孝經援神契曰：「並設神靈集謀。」此之謂也。〉乃命熒惑，伺彼驕盈。〈熒惑常以十月、十一月入太微，受制伺無道之國，故曰伺彼驕盈也。〉執法刺舉於南端，五侯議疑於水衡。〈太微南門，謂之執法。刺舉者，刺姦惡，舉有功。五侯五星在東北。東井為水衡，辨疑獄，五侯議而評之也。〉金、火時出以成緯，七宿匡衡而為經。〈金、火，熒惑、太白也。七宿，謂一方七宿。天文謂五星為緯，二十八宿為經，故舉金火七宿為言，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。言五星出入，伏見有時，不常出也。〉暐曄昱其並曜，

粲若三春之榮。〈言星辰布曜，若春日之榮華也。〉

覩夫天官之羅布，故作則於華京。〈言天官羅布於上，王者法效於下。論語曰「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」也。〉及其災異之興，出無常所。〈言災異出無常宿，隨其善惡而處之。假使鄭國有事，則變見角亢也。〉歸邪繽紛，飛流電舉。〈如星非星，如雲非雲，謂之歸邪。夾以微氣，故稱繽紛。飛，飛星也。流，流星也。飛星與流星各異，飛星焱去而迹絕，流星迹存而不滅。電舉者，似焱電長。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，蛇乘龍則禍連周楚。〈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，妖星出於婺女，見於申維。婺女屬齊，申為晉分。梓慎見妖星出，知晉侯以戊子日死。蛇乘龍，謂襄公二十八年，歲星次天津，於玄枵十五度，在虛下。歲星主木，位在東，體合房心，故名龍。虛在坎，坎子位，次玄枵，龜蛇之類。歲星失次，行虛之外，出其下，故曰蛇乘龍。龍位壽星，宋鄭之分。梓慎見蛇乘龍，知飢在宋鄭。然裨竈以為周王及楚子皆死。二人推變不同，所見各異。梓慎、裨竈，古之良史也。〉或取證於逢公，或推變於衝午。〈逢公，齊邑，姜之先。言逢公死時，亦有此星見，梓慎推星，以此方之，知晉平公將死。衝午，謂虛宿對午。午為張、翼，張、翼周楚之分，裨竈占知周王、楚子死，故言推變於衝午。〉乃有欽明光被，填逆水府。〈昔堯遭洪水，填星逆行入水府。書曰：「欽明文思，光被萬邦。」〉洪波滔天，功隆大禹。〈言洪水既出，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，乃復命禹治而平之，禹有濟世之難，治水之功。書曰：「洪水滔天。」又曰：「禹錫玄圭，告厥成功。」〉此則冥數之大運，非治綱之失緒。〈言先遭洪水，致填星逆行之異，非不德所致，此乃運數應爾也。〉蓋象外之妙，不可以粗理尋；重玄之內，難以熒燎覩。〈言玄理微妙，不可知見也。〉至於精靈所感，迅踰駭嚮。荊軻慕丹，則白虹貫日而不徹；〈昔荊軻慕燕太子丹之義，入秦為刺客，雖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。〉衞生畫策，則太白食昴而摛朗。〈昔衞先生為秦畫策於長平，昭王疑而不信，太白有食昴之變。〉魯陽指麾，而曜靈為之回駕；〈魯陽，古之賢人，以手麾日，能再回也。〉嚴陵來游，而客氣著於乾象。〈昔光武為白衣時，與嚴陵相厚善。及登帝位，陵來入見，太史奏曰：「客星犯帝座。」光武詔曰：「乃嚴子陵，非客。」〉斯皆至感動於神祇，誠應效於既往。爾乃四氣鱗次，斗建辰移。雖無聲言，三光是知。〈言四時代謝不常，每月斗移建一辰，天無聲言語，止以星辰見變譴以示人也。〉星中定於昏明，影度以之不差。測水旱於未然，占方來之安危。〈孟春正月，昏參中，旦尾中；仲春之月，昏弧中，旦建星中；季春之月，昏七星中，旦牽牛中；孟夏之月，昏翼中，旦婺女中；仲夏之月，昏亢中，旦危中；季夏之月，昏心中，旦奎中；孟秋之月，昏建星中，旦畢中；仲秋之月，昏牽牛中，旦觜觿中；季秋之月，昏虛中，旦柳中；孟冬之月，昏危中，旦七星中；仲冬之月，昏東壁中，旦軫中；季冬之月，昏婁中，旦氐中。冬至之日，建八尺之標，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，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

寸也。影長為水，影短為旱也。〉陰精乘箕，則大颯暮鼓；西南入畢，則淫雨滂沱。〈陰精，月也。東北失道入箕，則多風。移而西南，失道入畢，則多雨。雨三日為淫雨。詩云：「月麗于畢，俾滂沱矣。」書曰：「星有好風，星有好雨。」此之謂也。〉譬猶晉鍾之應銅山，風雲之從班螭。〈言雲從龍，風從虎，同氣相求，同類相應，蜀山崩而晉鍾鳴也。〉若夫冥車潛駕，時乘六虬。大儀回運，萬象俱流。〈六虬，六龍。易曰：「時乘六龍以御天。」此皆是天回運轉。〉北斗俄其西傾，羣星忽以匿幽。〈幽，暗也。〉望舒縱轡以騁度，靈輪浹旦而過周。〈望舒，月也。月，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，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。浹，匝也，至旦曉而過匝，故曰浹旦而過周也。〉

爾乃凝神遠矚，曬目八荒。察之無象，視之眇茫。狀若渾元之未判別，又似浮海而覩滄浪。幽遐迥以希夷，寸眸焉能究其傍。〈凝神，精不動也。言極遠傍視，茫然若造化之始，元氣未分，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。論語曰：「乘桴浮於海。」老子曰：聽之不聞其聲，名曰希；視之不見其形，名曰夷。〉於是乎夜對山水，栖心高鏡。遠尋終古，攸然獨詠。美景星之繼晝，大唐堯之德盛。〈瑞應圖曰：「景星大如半月，生於晦朔，助月光明。」當堯之時，有此星見，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。〉嘉黃星之靡鋒，明虞舜之不競。〈昔舜將受禪於堯，先有星見，圓而無鋒芒。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。星見而無芒角者，示揖讓而受，不以兵事爭競也。〉疇呂尚之宵夢，善登輔而翼聖。〈昔太公未遇文王時，釣魚於磻溪，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。事見尚書中候篇也。〉欽管仲之察微，見虛、危而知命。〈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，見三星聚虛危之分，知齊將有霸主，遂共戮力，來投齊地也。〉歎熒惑之舍心，高宋景之守政。〈當春秋時，熒惑守心，景公不從史韋之言，熒惑退舍，而延二十年。〉壯漢祖之入秦，奇五緯之聚映。〈昔漢祖入秦，五星聚於東井，秦之分。〉爾乃歷象既周，相佯巖際。〈相佯，倘佯也。尚書曰：「歷象日月星辰。」〉尋圖籍之所記，著星變乎書契。覽前代之將淪，咸譴告於昏世。〈言先代之君將淪亡，天必告災異之徵也。〉桀斬諫以星孛，紂酗荒而致彗。〈夫景星見則太平應，彗孛作而禍亂興，天之常也。昔夏桀無道，斬關龍逢而極惡，孛星見，湯伐之，放於鳴條之野。殷紂設炮烙之形，彗星出，武王懸之白旗也。〉恒不見以周衰，枉蛇行而秦滅。〈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，恒星不見，自是以後周室衰微。枉矢出，蛇行而無尾，自昔項羽入關，有此變。見漢書。〉諒人事之有由，豈妖災之虛設。〈言天以冥應，玄象為變，要由人事，豈妖災而已。〉誠庸主之難悛，故明君之所察。〈言庸君闇主，玄象譴告，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；賢君明主則不然，見天災異，懼而修德也。〉堯無為猶觀象，而況德非乎先哲。〈夫唐堯至治，猶歷象璇璣，闚七政，況德不及古，而不觀之乎。〉

先是太祖、太宗時太史令王亮、蘇坦，世祖後破和龍，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，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，並知天文。後太史趙勝、趙翼、趙洪慶、胡世榮、胡法通等二族，世業天官者。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。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，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，路曰：「昨夜驛馬星流，計赦即時應至。」隆宗先信之，遂遣人、試出城候焉，俄而赦至。時人重之。永安中，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，每占吉凶有驗，特除中散大夫。永熙中，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、張龍、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，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。集甘、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，集為五十五卷。後集諸家撮要，前後所上雜占，以類相從，日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中外官圖，合為七十五卷。

孫僧化

僧化者，東莞人。識星分，案天占以言災異，[4]時有所中。普泰中，尒朱世隆惡其多言，遂繫於廷尉，免官。永熙中，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，未就而帝入關，遂罷。元象中死於晉陽。

時有河間信都芳，字王琳，[5]好學善天文算數，甚為安豐王延明所知。延明家有羣書，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；又聚渾天、欹器、地動、銅烏漏刻、候風諸巧事，并圖畫為器準。並令芳算之。會延明南奔，芳乃自撰注。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。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，芳不得已而見焉。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，以為中外府田曹參軍。芳性清儉質樸，不與物和。紹宗給其騾馬，不肯乘騎；夜遣婢侍以試之，芳忿呼毆擊，不聽近己。狷介自守，無求於物。後亦注重差勾股，復撰史宗，仍自注之，合數十卷。武定中卒。

殷紹

殷紹，長樂人也。少聰敏，好陰陽術數，游學諸方，達九章、七曜。世祖時為算生博士，給事東宮西曹，以藝術為恭宗所知。太安四年夏，上四序堪輿，表曰：「臣以姚氏之世，行學伊川，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，從求九章要術。興字廣明，自云膠東人也。山居隱跡，希在人間。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。興即北還，臣獨留住，依止影所，求請九章。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。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，披釋章次意況大旨。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，商功大算端部，變化玄象，土圭、周髀。練精銳思，蘊習四年，從穆所聞，粗皆髣髴。穆等仁矜，特垂憂閔，復以先師和公所注

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，合有三百二十四章，專說天地陰陽之本。其第一孟序，九卷八十一章，說陰陽配合之原；第二仲序，九卷八十一章，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；第三叔序，九卷八十一章，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；第四季序，九卷八十一章，具釋六甲刑禍福德：以此等文傳授於臣。山神禁嚴，不得齎出，尋究經年，粗舉綱要。山居險難，無以自供，不堪窘迫，心生懈怠。以甲寅之年，日維鶉火，月呂林鍾，景氣鬱盛，感物懷歸，奉辭影等。自爾至今，四十五載。歷觀時俗堪輿八會，逕世已久，傳寫謬誤，吉凶禁忌，不能備悉。或考良日而值惡會，舉吉用凶，多逢殃咎。又史遷、郝振，中古大儒，[6]亦各撰注，流行於世。配會大小，序述陰陽，依如本經，猶有所闕。臣前在東宮，以狀奏聞，奉被景穆皇帝聖詔，敕臣撰錄，集其要最。仰奉明旨，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，抄撮要略，當世所須吉凶舉動，集成一卷。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又貴賤階級、尊卑差別、吉凶所用，罔不畢備。未及內呈，先帝晏駕。臣時狼狽，幾至不測。停廢以來，逕由八載，思欲上聞，莫能自徹。加年夕齒頹，餘齡旦暮，每懼殂殞，填仆溝壑，先帝遺志，不得宣行。夙夜悲憤，理難違匿，依先撰錄奏，謹以上聞。請付中祕通儒達士，定其得失。事若可施，乞即班用。」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。

王早，勃海南皮人也。明陰陽九宮及兵法，[7]尤善風角。太宗時，喪亂之後，多相殺害。有人詣早求問勝術，早為設法，令各無咎。由是州里稱之。時有東莞鄭氏，因為同縣趙氏所殺。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，又剋明晨會宗族，當就墓所刑之。趙氏求救於早，早為占候，并授以一符，曰：「君今且還，選壯士七人，令一人為主者，佩此符，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。平旦，當有十人相隨，向西北行，中有二人乘黑牛，一黑牛最在前，一黑牛應第七。但捉取第七者將還，事必無他。」趙氏從之，果如其言，乃是鄭氏五男父也。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，故和解二家，趙氏竟免。

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，遇有卒風振樹。早語客曰：「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。日中，將有兩匹馬，一白一赤，從西南來。至即取我，逼我，不聽與妻子別。」語訖便入，召家人隣里辭別。語訖，浴，帶書囊，日中出門候使。如期，果有二馬，一白一赤，從涼州而至，即捉早上馬，遂詣行宮。時世祖圍涼州未拔，故許彥薦之。早，彥師也。及至，詔問何時當得此城。早對曰：「陛下但移據西北角，三日內必克。」世祖從之，如期而克。輿駕還都，時久不雨。世祖問早曰：「何時當雨？」早曰：「今日申時必大雨。」比至未時，猶無片雲，世祖召早詰之。早曰：「願更少時。」至申時，雲氣四合，遂大雨滂沱。世祖甚善之，而早苦以疾辭，乞歸鄉里，詔許之。遂終於家。或言許彥以其術勝，恐終妨己，故譎令歸耳。

耿玄

耿玄，鉅鹿宋子人也。善卜占。坐於室內，有客扣門，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。其所卜筮，十中八九。別有林占，世或傳之。而性不和俗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，玄則拒而不許，每云：「今既貴矣，更何所求而復卜也，欲望意外乎？」代京法禁嚴切，王公聞之，莫不驚悚而退。故玄多見憎忿，不為貴勝所親。官至鉅鹿太守。

顯祖、高祖時有勃海高道埏、清河趙法逞並有名於世。世宗、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、奉車都尉周恃、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、月光弟明月、任玄智、雍州人潘捺，並長於陰陽卜筮。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為優洽。冠軍將軍、濮陽賈元紹、章武呂肫、濟北馮道安、河內馮懷、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，而道虔、月光、文殊為優，其餘不及。浮陽孟剛、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，章武顏惡頭善卜筮，亦用耿玄林占，當時最知名。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。

劉靈助

劉靈助，燕郡人。師事劉弁，好陰陽占卜，而粗疏無賴，常去來燕恒之界，或時負販，或復劫盜，賣術於市。後自代至秀容，因事尒朱榮。榮性信卜筮，靈助所占屢中，遂被親待，為榮府功曹參軍。

建義初，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。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，靈助以其州里，衛護之，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。榮入京師，超拜光祿大夫，封長子縣開國伯，食邑七百戶，尋進爵為公，增邑通前千戶。後從榮討擒葛榮，特除散騎常侍、撫軍將軍、幽州刺史。又從大將軍、上黨王天穆討邢杲。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為兇捍，遂令靈助兼尚書，軍前慰勞之。事平而元顥入洛，天穆渡河。靈助先會尒朱榮於太行。及將攻河內，令靈助筮之。靈助曰：「未時必克。」時已向中，士眾疲怠，靈助曰：「時至矣。」榮鼓之，將士騰躍，即便克陷。及至北中，榮攻城不獲，以時盛暑，議欲且還，以待秋涼。莊帝詔靈助筮之。靈助曰：「必當破賊。」詔曰：「何日？」靈助曰：「十八、十九間。」果如其言。車駕還宮，領幽州大中正，尋加征東將軍，增邑五百戶，進爵為燕郡公，詔贈其父僧安為幽州刺史。尋兼尚書左僕射，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、頓丘，因率民北還。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，滅之於薊。仍釐州務，加車騎將軍，又為幽、平、營、安四州行臺。

及尒朱榮死，莊帝幽崩。靈助本寒微，一朝至此，自謂方術堪能動眾。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，靈助遂自號燕王、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大行臺，為莊帝舉義兵。靈助馴養大鳥，稱為己瑞，妄說圖讖，言劉氏當王，又云「欲知避世入鳥村」。遂刻氈為人象，畫桃木為符書，作詭道厭祝之法。民多信之。於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，尒朱兆頻戰不利，故靈助唱言：「尒朱自然當滅，不須我兵。」由是幽、瀛、滄、冀之民悉從之。從之者夜悉舉火為號，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。以普泰元年三月，率眾至博陵之安國城，與叱列延慶、侯淵、尒朱羽生等戰，戰敗被擒，斬於定州，傳首洛陽，支分其體。初，靈助每云：「三月末，我必入定州，尒朱亦必滅。」及將戰，靈助自筮之，卦成不吉，以手折蓍，棄之於地，云「此何知也」。尋見擒，果以三月入定州，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四胡於韓陵山，[8]遂滅兆等。永熙二年，贈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謚曰恭。

子宗輝，襲。興和中開府，屬齊受禪，例降。

江式

江式，字法安，陳留濟陽人。六世祖瓊，字孟琚，晉馮翊太守，善蟲篆、詁訓。永嘉大亂，瓊棄官西投張軌，子孫因居涼土，世傳家業。祖彊，字文威，太延五年，涼州平，內徙代京。上書三十餘法，各有體例，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，由是擢拜中書博士。卒，贈敦煌太守。父紹興，高允奏為祕書郎，掌國史二十餘年，以謹厚稱。卒於趙郡太守。

式少專家學。數年之中，常夢兩人時相教授，乃寤，每有記識。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、檢校御史，尋除殄寇將軍、符節令。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，特除奉朝請，仍符節令。式篆體尤工，洛京宮殿諸門板題，皆式書也。

延昌三年三月，式上表曰：

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，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。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，觀鳥獸之跡，別創文字，以代結繩，用書契以維事。宣之王庭，則百工以敘；載之方冊，則萬品以明。迄于三代，厥體頗異，雖依類取制，未能悉殊倉氏矣。故周禮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以六書：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諧聲，四曰會意，五曰轉注，六曰假借。蓋是史頡之遺法也。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同或異，時人即謂之「籀書」。至孔子定六經，左丘明述春秋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言。

其後七國殊軌，文字乖別，暨秦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。斯作倉頡篇，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，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於是秦燒經書、滌除舊典，官獄繁多，以趣約易，始用隸書。古文由此息矣。隸書者，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，以邈徒隸，即謂之隸書。故秦有八體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書，四曰蟲書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書，七曰殳書，八曰隸書。

漢興，有尉律學，復教以籀書，又習八體，試之課最，以為尚書史。吏民上書，省字不正，輒舉劾焉。又有草書，莫知誰始，考其書形，雖無厥誼，亦是一時之變通也。孝宣時，召通倉頡讀者，獨張敞從之受。涼州刺史杜鄴、沛人爰禮、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。孝平時，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，以禮為小學元士。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。及亡新居攝，自以應運制作，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，頗改定古文。時有六書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書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；三曰篆書，云小篆也；四曰佐書，秦隸書也；五曰繆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鳥蟲，所以幡信也。壁中書者，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、尚書、春秋、論語、孝經也。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，書體與孔氏相類，即前代之古文矣。

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，小異斯法，而甚精巧，自是後學皆其法也。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。殊藝異術，王教一端，苟有可以加於國者，靡不悉集。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。後慎嗟時人之好奇，歎儒俗之穿鑿，惋文毀於譽，痛字敗於訾，更詭任情，變亂於世，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，首一終亥，各有部屬，包括六藝羣書之詁，評釋百氏諸子之訓，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昆蟲、雜物、奇怪珍異、王制禮儀、世間人事莫不畢載。可謂類聚羣分，雜而不越，文質彬彬，最可得而論也。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、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，詔於太學立石碑，刊載五經，題書楷法，多是邕書也。後開鴻都，書畫奇能莫不雲集，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。

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、廣雅、古今字詁，[9]究諸埤廣，綴拾遺漏，增長事類，抑亦於文為益者。然其字詁，方之許慎篇，古今體用，或得或失矣。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，博古開藝，[10]特善倉、雅，許氏字指，八體六書精究閑理，有名於揖，以書教諸皇子。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，其文蔚炳，三體復宣。校之說文，篆隸大同，而古字少異。又有京兆韋誕、河東衛覬二家，並號能篆。當時臺觀榜題、寶器之銘，悉是誕書，咸傳之子孫，世稱其妙。

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，尋其況趣，附託許慎說文，而案偶章句，隱別古籀奇惑之字，文得正隸，不差篆意也。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，作韻集五卷，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，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衞，音讀楚、夏，時有不同。

皇魏承百王之季，紹五運之緒，世易風移，文字改變，篆形謬錯，隸體失真。俗學鄙習，復加虛巧，談辯之士，又以意說，炫惑於時，難以釐改。故傳曰，以眾非，非行正。信哉得之於斯情矣。乃曰追來為歸，巧言為辯，小兔為毚，[11]神虫為蠶，如斯甚眾，皆不合孔氏古書、史籀大篆、許氏說文、石經三字也。凡所關古，莫不惆悵焉。嗟夫！文字者六藝之宗，王教之始，前人所以垂今，今人所以識古，故曰「本立而道生」。孔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。」又曰：「述而不作。」書曰：「予欲觀古人之象。」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。

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，往晉之初，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衞覬，古篆之法，倉、雅、方言、說文之誼，當時並收善譽。而祖官至太子洗馬，出為馮翊郡，值洛陽之亂，避地河西，數世傳習，斯業所以不墜也。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，牧犍內附，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，奉獻五世傳掌之書，古篆八體之法，時蒙褒錄，敍列於儒林，官班文省，家號世業。暨臣闇短，識學庸薄，漸漬家風，有忝無顯。但逢時來，恩出願外，每承澤雲津，厠霑漏潤，驅馳文閣，參預史官，題篆宮禁，猥同上哲。既竭愚短，欲罷不能，是以敢藉六世之資，奉遵祖考之訓，竊慕古人之軌，企踐儒門之轍，輒求撰集古來文字，以許慎說文為主，爰採孔氏尚書、五經音注、籀篇、爾雅、三倉、凡將、方言、通俗文、祖文宗、[12]埤倉、廣雅、古今字詁、三字石經、字林、韻集、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，皆以次類編聯，文無復重，糾為一部。其古籀、奇惑、俗隸諸體，咸使班於篆下，各有區別。詁訓假借之誼，僉隨文而解；音讀楚、夏之聲，並逐字而注。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。脫蒙遂許，冀省百氏之觀，而同文字之域，典書祕書。所須之書，乞垂敕給；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，助臣披覽；書生五人，專令抄寫。侍中、黃門、國子祭酒一月一監，評議疑隱，庶無紕繆。所撰名目，伏聽明旨。

詔曰：「可如所請，并就太常，冀兼教八書史也。其有所須，依請給之。名目待書成重聞。」

式於是撰集字書，號曰古今文字，凡四十卷，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，上篆下隸。又除宣威將軍、符璽郎，尋加輕車將軍。正光中，除驍騎將軍、兼著作佐郎，正史中字。四年卒，贈右將軍、巴州刺史。其書竟未能成。

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，亦工篆書。先是太和中，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，世宗之在東宮，敕法會侍書。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，未有如崔浩之妙。

周澹

周澹，京兆鄠人也。為人多方術，尤善醫藥，為太醫令。太宗嘗苦風頭眩，澹治得愈，由此見寵，位至特進，賜爵成德侯。神瑞二年，京師飢，朝議將遷都於鄴。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，論不可之意，太宗大然之，曰：「唯此二人，與朕意同也。」詔賜澹、浩妾各一人，御衣一襲，絹五十匹、綿五十斤。泰常四年卒，謚曰恭。

時有河南人陰貞，家世為醫，與澹並受封爵。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。

子驢駒，襲，傳術。延興中，位至散令。

李脩

李脩，字思祖，本陽平館陶人。父亮，少學醫術，未能精究。世祖時，奔劉義隆於彭城，又就沙門僧坦研習眾方，略盡其術，針灸授藥，莫不有效。徐兗之間，多所救恤，四方疾苦，不遠千里，竟往從之。亮大為廳事以舍病人，停車輿於下，時有死者，則就而棺殯，親往弔視。其仁厚若此。累遷府參軍，督護本郡，士門宿官，咸相交昵，車馬金帛，酬賚無貲。脩兄元孫隨畢眾敬赴平城，亦遵父業而不及。以功賜爵義平子，拜奉朝請。

脩略與兄同。晚入代京，歷位中散令，以功賜爵下蔡子，遷給事中。太和中，常在禁內。高祖、文明太后時有不豫，脩侍鍼藥，治多有效。賞賜累加，車服第宅，號為鮮麗。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，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，皆行於世。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，而氣力尚康，高祖、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。一旦奏言，允脉竭氣微，大命無遠。未幾果亡。遷洛，為前軍將軍，領太醫令。後數年，卒，贈威遠將軍、青州刺史。

子天授，襲。汶陽令。醫術又不逮父。

徐謇

徐謇，字成伯，丹陽人。家本東莞，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。謇因至青州，慕容白曜平東陽，獲之，表送京師。顯祖欲驗其所能，乃置諸病人於幕中，使謇隔而脉之，深得病形，兼知色候。遂被寵遇。為中散，稍遷內侍長。文明太后時問治方，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。謇合和藥劑，攻救之驗，精妙於脩，而性甚祕忌，承奉不得其意者，雖貴為王公，不為措療也。高祖後知其能，及遷洛，稍加眷幸。體小不平，及所寵馮昭儀有疾，皆令處治。又除中散大夫，轉右軍將軍、侍御師。謇欲為高祖合金丹，致延年之法。乃入居崧高，採營其物，歷歲無所成，遂罷。

二十二年，高祖幸懸瓠，其疾大漸，乃馳驛召謇，令水路赴行所，一日一夜行數百里。至，診省下治，果有大驗。高祖體少瘳，內外稱慶。九月，車駕發豫州，次于汝濱。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，因集百官，特坐謇于上席，遍陳餚觴于前，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，宜加酬賚。乃下詔曰：「夫神出無方，形禀有礙，憂喜乖適，理必傷生。朕覽萬機，長鍾革運，思芒芒而無怠，身忽忽以興勞。仲秋動痾，心容頓竭，氣體羸瘠，玉几在慮。侍御師、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，進療汝蕃，方窮丹英，藥盡芝石，誠術兩輸，忠妙俱至，乃令沉勞勝愈，篤瘵克痊，論勤語效，實宜褒錄。昔晉武暴疾，程和應增封；辛疚數朝，錢爵大墜。[13]況疾深於曩辰，業難於疇日，得不重加陟賞乎？宜順羣望，錫以山河。且其舊逕高秩，中暫解退，比雖銓用，猶未口口，準舊量今，事合顯進。可鴻臚卿，金鄉縣開國伯，食邑五百戶，賜錢一萬貫。」又詔曰：「錢府未充，須以雜物：絹二千匹、雜物一百匹，四十匹出御府；穀二千斛；奴婢十口；馬十匹，一匹出驊騮；牛十頭。」所賜雜物、奴婢、牛馬皆經內呈。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，並至千匹。從行至鄴，高祖猶自發動，謇日夕左右。明年，從詣馬圈，高祖疾勢遂甚，戚戚不怡，每加切誚，又欲加之鞭捶，幸而獲免。高祖崩，謇隨梓宮還洛。

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，年垂八十，鬢髮不白，力未多衰。正始元年，以老為光祿大夫，加平北將軍，卒。延昌初，贈安東將軍、齊州刺史，諡曰靖。

子踐，字景升，小名靈寶，襲爵。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、右中郎將、建興太守。

踐弟知遠，給事中。

成伯孫之才，孝昌初，為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，從綜鎮彭城。綜降，其下僚屬並奔散，之才因入國。武定中，大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、昌安縣開國侯。

王顯

王顯，字世榮，陽平樂平人，自言本東海郯人，王朗之後也。祖父延和中南奔，居于魯郊，又居彭城。伯父安上，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。世祖南討，安上棄縣歸命，與父母俱徙平城，例敍陽都子，除廣寧太守。顯父安道，少與李亮同師，[14]俱學醫藥，粗究其術，而不及亮也。安上還家樂平，頗參士流。

顯少歷本州從事，雖以醫術自通，而明敏有決斷才用。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，夢為日所逐，化而為龍而繞后，后寤而驚悸，遂成心疾。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脉。謇云是微風入藏，宜進湯加針。顯云：「案三部脉非有心疾，將是懷孕生男之象。」果如顯言。久之，召補侍御師、尚書儀曹郎，號稱幹事。世宗自幼有微疾，久未差愈，顯攝療有效，因是稍蒙眄識。

又罷六輔之初，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，頗有密功。累遷游擊將軍，拜廷尉少卿，仍在侍御，營進御藥，出入禁內。乞臨本州，世宗曾許之，積年未授，因是聲問傳于遠近。顯每語人，言時旨已決，必為刺史。遂除平北將軍、相州刺史。尋詔馳驛還京，復掌藥，又遣還州。元愉作逆，顯討之不利。入除太府卿、御史中尉。

顯前後歷職，所在著稱，糾折庶獄，究其姦回，出內惜慎，憂國如家。及領憲臺，多所彈劾，百僚肅然。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，諷求更換。詔委改選，務盡才能，而顯所舉或有請屬，未皆得人，於是眾口喧譁，聲望致損。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，班布天下，以療諸疾。東宮既建，以為太子詹事，委任甚厚。世宗每幸東宮，顯常迎侍。出入禁中，仍奉醫藥。賞賜累加，為立館宇，寵振當時。延昌二年秋，以營療之功，封衞南伯。[15]

四年正月，世宗夜崩，肅宗踐祚。顯參奉璽策，隨從臨哭，微為憂懼。顯既蒙任遇，兼為法官，恃勢使威，為時所疾。朝宰託以侍療無效，執之禁中，詔削爵位。臨執呼冤，直閤以刀鐶撞其腋下，傷中吐血，至右衞府一宿死。始顯布衣為諸生，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，誡其勿為吏官，吏官必敗。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，每殷勤避之。及世宗崩，肅宗夜即位，受璽冊，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，倉卒百官不具，以顯兼吏部行事矣。

崔彧

崔彧，字文若，清河東武城人。父勳之，字寧國，位大司馬外兵郎，贈通直郎。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。相如以才學知名，早卒。彧少嘗詣青州，逢隱逸沙門，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，遂善醫術。中山王英子略曾病，王顯等不能療，彧針之，抽針即愈。後位冀州別駕，累遷寧遠將軍。性仁恕，見疾苦，好與治之。廣教門生，令多救療。其弟子清河趙約、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。

彧子景哲，豪率，亦以醫術知名。為太中大夫、司徒長史。

蔣少游

蔣少游，樂安博昌人也。慕容白曜之平東陽，見俘入於平城，充平齊戶，後配雲中為兵。性機巧，頗能畫刻。有文思，吟咏之際，時有短篇。遂留寄平城，以傭寫書為業，而名猶在鎮。

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，與高聰俱依高允。允愛其文用，遂並薦之，與聰俱補中書博士。自在中書，恒庇李沖兄弟子姪之門。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，或謂少游本非人士，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，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。唯高允、李沖曲為體練，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衍對門婚姻也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常因密宴，謂百官曰：「本謂少游作師耳，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。」眷識如此。然猶驟被引命，屑屑禁闥，以規矩刻績為務，因此大蒙恩錫，超等備位，而亦不遷陟也。

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、游明根、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，少游巧思，令主其事，亦訪於劉昶。二意相乖，時致諍競，積六載乃成，始班賜百官。冠服之成，少游有效焉。後於平城將營太廟、太極殿，遣少游乘傳詣洛，量準魏晉基趾。後為散騎侍郎，副李彪使江南。高祖修船乘，以其多有思力，除都水使者，遷前將軍、兼將作大匠，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。及華林殿、沼修舊增新，改作金墉門樓，皆所措意，號為妍美。

雖有文藻，而不得伸其才用，恒以剞劂繩尺，碎劇忽忽，徙倚園湖城殿之側，識者為之歎慨。而乃坦爾為己任，不告疲耻。又兼太常少卿，都水如故。景明二年卒，贈龍驤將軍、青州刺史，謚曰質。有文集十卷餘。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，與董尒、王遇等參建之，皆未成而卒。

初，高宗時，郭善明甚機巧，北京宮殿，多其製作。高祖時，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，

為要舟，水中立射。滑稽多智，辭說無端，尤善淺俗委巷之語，至可玩笑。位樂陵、濟南二郡太守。

世宗、肅宗時，豫州人柳儉、殿中將軍關文備、郭安興並機巧。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，安興為匠也。

高祖時，有范寧兒者善圍碁。曾與李彪使蕭賾，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寧兒。[16]制勝而還。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。趙國李幼序、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。此蓋胡戲，近入中國，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，將殺之，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，意言孤則易死也。世宗以後，大盛於時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陰陽卜祝之事，聖哲之教存焉。雖不可以專，亦不可得而廢也。徇於是者不能無非，厚於利者必有其害。詩書禮樂，所失也鮮，故先王重其德；方術伎巧，所失也深，故往哲輕其藝。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，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，幾于大雅君子。故昔之通賢，所以戒乎妄作。晁崇、張淵、王早、殷紹、耿玄、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。觀其占候卜筮，推步盈虛，通幽洞微，近知鬼神之情狀。周澹、李脩、徐謇、王顯、崔彧方藥特妙，各一時之美也。蔣少游以剞劂見知，沒其學思，藝成為下，其近是乎？

校勘記

↑ 魏書卷九十一　諸本目錄注「不全」，卷末有宋人校語〈殿本入考證〉云：「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，崔彧、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，史臣論亦全出北史藝術傳論，而北史全用周、隋書藝術傳論云。」

↑ 蔣少游　按卷七下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乙亥條、卷五九劉昶傳、卷六八高聰傳「游」並作「遊」。北史此二傳「遊」「游」雜出。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作「游」。當時名字本通用同音字。此傳出於北史，北史卷九〇下作「游」，今皆仍之。

↑ 黃帝靈威仰位東方　按東方青帝靈威仰，見周禮天官太宰祀五帝條疏。且下文又見「黃帝含樞紐在中央」，這裏「黃帝」當是「青帝」之訛。

↑ 案天占以言災異　北史卷八九張淵附孫僧化傳「天」作「文」。疑當作「天文占」。隋書卷三四經籍志子部天文類著錄天文集占、天文占、天文橫占、天文外官占等書可證，此傳及北史各脫一字。

↑ 字王琳　北史卷八九信都芳傳「王」作「玉」，疑是。

↑ 又史遷郝振中古大儒　諸本「古」訛「吉」，今據冊府卷八六九〈一〇三一〇頁〉改。

↑ 明陰陽九宮及兵法　諸本「宮」作「官」，北史卷八九作「宮」。按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，衡上疏有云「重之以卜筮，雜之以九宮」。九宮是一種占卜術，隋書卷三四經籍志子部五行類著錄以「九宮」為名的黃帝九宮經等書多種。「官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↑ 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四胡於韓陵山　諸本「四」作「西」。按四胡屢見紀傳，指尒朱兆、天光、度律、仲遠四人，卷一一後廢帝紀中興二年閏三月壬戌稱「齊獻武王大破尒朱天光等四胡於韓陵」。今據改。又「閏二月」亦是「閏三月」之訛。

↑ 古今字詁　三朝本、南本、汲本、局本「詁」作「訓」，北本、殿本及北史卷三四江式傳作「詁」。按下文兩稱「古今字詁」，隋書卷三二經籍志經部小學類同。今從北、殿本。

↑ 博古開藝　北史卷三四江式傳此句「古開」互倒，冊府卷六〇八〈七二九四頁〉作「博聞古藝」，疑是。

↑ 小兔為鷬　諸本「兔」作「兒」，北史卷三四、冊府〈同上卷頁〉作「兔」。按廣韵十九侯，「鷬，兔子」，故俗寫作「小兔」，「兒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↑ 祖文宗　按此書不見前文，也不見隋書經籍志。

↑ 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疚數朝錢爵大墜　按語不可解，程和事也不見晉書。冊府卷八五九〈一〇二〇一頁〉作「昔晉武暴疾，程和進藥，增封賜錢，恩獎屢至」，疑是以意改。

↑ 少與李亮同師　諸本「李」作「季」，北史卷九〇王顯傳作「李」。按李亮見前李脩

傳。「季」字訛，今改正。

↑ 封衞南伯　北史卷九０「衞南」作「衞國縣」。按卷一０六上地形志上司州頓丘郡有衞國縣，「衞南」不見地形志，疑北史是。

↑ 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寧兒　張森楷云：「『兒』下當有脫文。」